



在競賽中 共同前進

工 人 出 版 社

內容提要

在競賽中共同前進

內容提要

工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幾個有關勞動競賽的故事，有的談在競賽中互相學習、共同前進，有的談怎樣批判本位主義思想、發揮集體主義精神，有的談推廣先進經驗帶動別人、提高生產。這些故事都說明了在勞動競賽中先進帶動落後的道理。

在競賽中共同前進

*

工人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

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1496 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25,000字 印張：1 6/16 印數：1—12,000

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（4）一角二分

目 錄

在奔向前去的路上.....	陳貴萱、劉愛芝	1
互相學習,共同前進.....	彭 軍、朱長齡	14
師兄弟.....	李振家	21
競賽不是“競爭”.....	小 燕	26
競賽的故事.....	楊 競	31
在新的競賽高潮中.....	崔誠五	37

在奔向前去的路上

陳貴萱、劉愛芝

貨車車間的兩個著名人物

在哈爾濱機車車輛修理工廠的貨車車間，有兩個著名人物：一個是二道工長沙德喜，另一個是三道工長陳竣起。沙德喜，是全廠的勞動模範，又是過去中長路上的先進工作者。小伙子今年才二十七歲，聰明、能幹，工作起來像團火一樣。任務一到他手上，不管有多大困難，他都會琢磨出辦法來完成。他什麼都不怕，就怕別人說二道工作不好，他覺得那比打他還難受。陳竣起，差不多有沙德喜兩個大，今年已經五十三歲了，但是，身板好，技術高，幹起活來像年輕人一樣。從表面上來看，陳竣起不像個爭強好勝的人，其實，那股爭強好勝的勁頭，並不亞於沙德喜。不過，他與沙德喜不同：沙德喜是一面幹，一面叫；他是一不叫，二不嚷，緊在心裏，快在手上，往往任務完成了，也不講一句話。

這兩個人互相都知道有兩下，但誰都想跑到誰的前頭。所以平時幹起活來，常常是一面忙着自己的，一面瞅着對方的，一看看到對方快要超過自己了，就是拚命也得趕上。二、三道的工人

們，在他們的領導下，自然而然也都驍上了勁。這兩個工段平常是如此，來了新任務以後，更是如此。特別是一九五三年九月初，工廠動員開展增產節約競賽後，這兩個工段的那股爭強好勝的勁兒，就更加嚴重了。

九月份，貨車車間經上級批准，決定除完成原計劃任務外，額外要做一百四十輛“改客”車（把破了的貨車改為客車）。在任務還沒有正式分配之前，二道的工人就說：“拚了命也不能讓三道高過我們一分！”三道的工人說：“二道向前跑十步，我們非跑十步半不可。”沙德喜和陳竣起雖然沒有公開說什麼，但心裏的勁頭比工人還大。

一段沒起作用的談話

黨支部書記王立新是個十分精細的人。他看到這次動員開展增產節約競賽時，明確地向工人說明了多增產、多節約就能使國家更快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道理後，二、三道的工人和幹部掀起了旺盛的勞動熱情。但他同時又看到在這火樣的勞動熱情中，還夾雜着一些個人英雄主義和本位主義的成分。因此，他在分配任務之前的一次支部大會上，特地提醒大家：“要競賽，不要競爭。”在分配任務的當天晚上，他又叫支部委員、車間副主任梁德順，先去找火頭最大的沙德喜談談，讓他注意不要把競賽弄成了競爭。

梁德順很同意支部書記的意見，但他又覺得貨車改客車主要是木工活，沙德喜那道因為木工較少，可能賽不過三道。所

以，他認為除了向沙德喜提醒一下不要把競賽變為競爭外，似乎給他鼓一把勁也很重要。因此，梁德順在這天晚上，把沙德喜約到松花江邊，他說：

“沙德喜，你說，你覺得你們二道有沒有把握完成這次‘改客’任務？”

沙德喜毫不遲疑地回答：“我看沒問題。”

“你說，三道怎麼樣？”

“三道也行。”

梁德順搖搖頭：“我看不是三道也行，而是三道做‘改客’比你們硬！因為他們木工多，技術力量強。你們要不好好幹，我看很有可能在這次競賽中，落到三道後邊去……”

梁德順這席話，可把沙德喜激動了，沒等梁德順把話說完，沙德喜就攔住說：

“梁主任！你可別說我有自滿情緒。我說，我們二道要叫三道拉下，那就不叫二道！”

梁德順一聽沙德喜的話，立即感到自己的鼓動工作有點過火了，應另換一個話題。可是，他沒想到剛才的鼓動工作，已經為自己完成主要的任務帶來了困難。當他轉過話題，要沙德喜注意自己的個人英雄主義和本位主義，不要把競賽變為競爭時，沙德喜已經聽不大進去了。

對這種情況，梁德順沒有注意，他對這次談話反而相當滿意，他認為又鼓了勁，又警告了沙德喜要注意個人英雄主義。直到開始“改客”那一天，沙德喜和陳竣起因為爭材料打官司打到

他那裏，梁德順才發現自己原來作了一段沒起作用的談話。

問題終於發生了

宣佈任務後的第二天，二、三道立即投入了緊張的準備工作，各自根據新任務適當地調整了勞動組織，劃分了專業小組，準備實行大流水作業。

在這次準備工作中，沙德喜特別緊張，每項準備工作，他幾乎都親自作了檢查。在正式動工的前一天，他怕萬一出了漏洞不好辦，又召集全車道的工人，進行最後一次總檢查。工作總是細心好，一檢查竟發現了一個大問題。一個工人不知從哪裏得來消息，說這次因為任務來得急，流水作業面太大，材料供應可能要緊一些。沙德喜一聽就慌了，連忙說：“這是個大問題！”

怎麼解決呢？他一時還想不出辦法。正在這時候，小組長梁萬富的話却啓發了他。梁萬富說：

“可不是，昨天晚上我回去，陳工長和他們車道幾個工人在我前面走，談的就是這個問題。他們工人說：‘陳工長，你知道，我們車道定員是七十一個人，而現在實際人數只有六十三個，要不把材料搞好，想趕二道就有些够噲。’陳工長沒言語，好像直點頭。”

沙德喜做事向來斬釘截鐵，聽完梁萬富的話，便對各個小組長說：

“我們車道不也不够定員人數嗎？三道要把材料搞去，我們只得白瞪眼。各位小組長！明天一上班，就先去領材料，掌握材

料是當前的關鍵。”各小組長連聲答應：“對，對，對。流水作業就靠材料趕趟，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吃等材料的虧。”

二道的三組組長侯玉山，牢牢記住沙工長的囑咐，一清早沒等到點，就去找材料員。他一眼瞅到屋子裏有兩大捆油紙，心裏想：“有什麼就拿什麼吧！”開了個領條，抱起來連跑帶跳地回到二道。二道正在換工作服和整理工具的幾個工人，一見老侯搬來了油紙，一面讚揚他抓得緊，一面連忙弄了箱子來把油紙藏好，最後，還推着侯玉山趕快再去取其他材料。

但是，當侯玉山再到材料室去時，發現剛才還在屋裏放着的一堆門窗戶已經不見了。

“我們二道的門窗材料呢？”侯玉山大聲叫起來。

正在記賬的材料員張富，抬起頭，不慌不忙地回答：“今天的材料已經全都發完了，你們拿走了油紙，剛才三道取去了門窗戶。”

侯玉山忙問：“三道拿走了多少門窗戶呢？”

“兩台車廂的。”

侯玉山一聽就火了：“那怎麼行？兩台車廂的，就該有一台給我們二道，怎麼都被拿走了呢？”

侯玉山忘記了自己把別人的油紙已經藏在箱子裏，氣得轉身就去找沙德喜。沙德喜一聽，也急了，一句話沒說，翻過車道就找車間主任去了。

梁德順一聽也很氣，便立即打發人去叫陳竣起。陳竣起一進門，見沙德喜在，心裏便明白了一半，但是，他一不慌，二不忙，

直等梁德順皺着眉頭問他：

“老陳，你們怎麼把二道的門窗都拿去了呢？”老陳這才慢吞吞回答道：

“這事我不知道，我只聽工人們說，二道把我們的油紙全拿去了。”

陳竣起的話剛剛說完，辦公室的門“豁”的一下打開了。三道一個工人奔了進來，衝着陳竣起就嚷起來：

“陳工長，我們現正等着使油紙，油紙全給二道拿去了，剛才去向他們要，他們還不給，你說這像什麼話。”

坐在旁邊半天沒有說話的梁德順，眉頭越皺越緊，兩眼一直瞪着沙德喜，沙德喜忽然想起那天晚上梁德順的警告，一面不自主地心裏想着：“糟了！糟了！”一面反覆念道：“這是怎麼回事？怎麼我也不知道？”

“算了！算了！”梁德順火了起來，“你也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，倒是我很知道！不管你們自己是不是親自參加了搶材料，總而言之，這件事情和你們的領導思想分不開。真是不出所料！最初就估計到你們好爭強，一遍兩遍地提醒你們：要樹立全面觀點，要克服個人英雄主義，要互相好好配合！可是現在又成了這樣。都去好好想想吧！完成任務爲的是什麼？問題不複雜，自己去解決。”

梁德順說完這段話，氣得坐在椅子上，直喘粗氣。沙德喜和陳竣起面面相覷，一聲不響地走出門來。過去，他們兩個都沒有注意的支部書記王立新在支部大會上說的“不要把競賽弄成競

爭”的話，這時才特別響亮地在他們腦子裏叫起來。一種沉痛的後悔和自責，同時統治了他們兩個。在走出車間主任辦公室後，沙德喜小聲地對陳竣起說道：

“老陳！我們把油紙和門窗分開吧！”陳竣起點一點頭說：

“對！分開。”

沒有挖斷的禍根

事實對人們的教育總是最有效的。經過一次材料案後，沙德喜和陳竣起開始懷疑自己“不管什麼競賽、競爭，完成任務第一”的思想了。經過整整一天的思慮，兩個人各自做了一條決定：“按照支部書記的話辦事，要競賽，不要競爭。”這條決定，使沙德喜和陳竣起心裏平靜了許多。他們認為這次教訓使他們在思想上解決了一個大問題。他們想：自己思想問題解決了，類似搶領油紙、門窗的事情，便可以保證不再發生了。但是，事實證明：光解決了他倆的思想問題還沒能完全挖斷禍根。

第二天，沙德喜怕再在材料問題上出亂子，所以上班後不久，就往材料室跑去。沙德喜一進材料室，便呆住了。材料室裏竟有這樣的場面：好幾張重叠着的座席被拖得亂七八糟橫在屋子中央，隔着座席鬧哄哄地圍着好些人。沙德喜走近一看，材料員張富攔腰抱着三道李景德小組一個工人，那工人一手捂着正在流血的鼻子，一手拿着一根木棍子，直想掙脫張富的手臂；另一個三道工人正在和工會車間委員會主席劉炳臣說理；出現在劉炳臣後面的一張憤憤不平而又困惑的臉，則是自己那一車道

的小組長梁萬富。一向不好生氣的工會主席劉炳臣，這時也氣得脹紅着臉，他一看到沙德喜，就用極不滿意的聲音說：

“老沙，你看！這像什麼話！競賽，競賽，竟打起架來了！”

事情原來是這樣：梁萬富一早跑去領座席，看到三道工人已經開始往外搬，他也沒問材料員材料還有多少，馬上就想：這可不得了，你們把座席拿走，我們拿什麼來趕你們？於是，便擋着路不讓搬。這個不讓，那個不理，最後一人拉着座席的一頭，爭了起來。梁萬富因為力氣大，握着座席的一頭，使勁一拉，把三道那個工人揪了個筋斗，一下撞到座席上，把鼻子撞破了。那個工人一急，摸起一根木棒便向梁萬富撲去，幸虧材料員張富手疾眼快，一下把那工人抱住，才算沒闖出大禍。

支部書記王立新、車間主任楊殿魁，還有三道工長陳竣起全都來了。這個問情況，那個看鼻子，王立新直說道：

“我看從上到下都該整一整思想，大家想想都是爲的啥？”

談 心

這天晚上下了班，沙德喜回到家裏，實在覺得心裏憋得慌，好像非找人痛訴一番不可。找誰呢？他習慣地想到了梁德順。因為，當沙德喜還是一個普通工人的時候，梁德順就是他的工長；幾年來，梁德順一直接受着黨的委託，幫助他，培養他，直到介紹他參加了共產黨。這樣，再加上那天梁德順沒在廠，不知道二、三道又發生了搶材料的事，沙德喜更覺得應當告訴他一下。

沙德喜到了梁德順家裏，把梁萬富和三道工人搶材料打架

的事情敘述了一遍。接着問梁德順：

“梁主任，你說，我以後該怎麼辦呢？”

梁德順本來想狠狠批評他一頓，但他看出沙德喜已經痛苦得有點壓不住，於是便停住了自己想說的話，回答沙德喜道：

“辦法現成。頭一條，你得下決心從心裏挖掉那塊個人英雄主義的黑疤。第二條，光自己挖掉還不行，還要幫助工人挖掉它，不是嗎，光你改了，別人不改還不是一樣出問題。第三條，改得好壞，首先就看你們和三道關係弄得好壞。”

沙德喜聽了這些意見，馬上就向梁德順保證：“一定按照你的話去辦！”

第二天，上班以後，沙德喜先在自己工段開了個小會佈置了工作，接着，就到試車道找陳竣起。

沙德喜拉着他在一輛修好的車上坐下說：“老陳：我想和你交換交換意見。”

陳竣起道：“我也正想找你談談呢！”一向不大愛說話的陳竣起，這天忽然話多起來了。沒等沙德喜再開口，他就接着說：

“昨天回去，我想了一夜，心裏越想越難受。往常，我總覺得你老沙這個小伙子火頭太大，我可不服氣。比如這次改客車吧，工人對我說：‘材料不寬裕。’我就說：‘那可得注意，我們腿勤一些，手快一些，要來兩份，我們就拿一份，要來三份，我們就想法拿個兩份。’當然，我知道，你也有這個心思。我們現在都是黨員，又是工長，百多個人在我們領導下工作，領導思想一不正確，問題就大了。你說，現在把事情都辦壞了，還算個什麼黨員呢？”

沙德喜說：“別的我也不說了，我的毛病——個人英雄主義思想，比你還濃，這次，我下定決心要扔掉這些壞東西！”

光檢討當然還不行呀！談到後來，兩個人自然而然都談到今後怎樣改正錯誤上去，陳竣起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意見，他說：

“要改毛病，首先我們倆得先改。不過，光我們倆改了還不行，我說，我們把二、三兩車道的工人召集在一起，開個團結會，你說好不好？”

當然，這個提議馬上得到了沙德喜的同意。

黨支部書記王立新知道沙德喜和陳竣起已經交換了意見，心裏很高興。他和幾個支部委員商量了一下，決定在當天下午開個支部大會，讓沙德喜和陳竣起在支部大會上報告一下自己的思想轉變，並叫大家對他們再提些意見，以進一步教育大家。支部大會開完之後，沙德喜緊握着陳竣起的手說：

“支部這樣關心和幫助我們，以後可不能再叫大家爲我們多操心了。”

大家都來糾正錯誤

要把二、三車道的工人召集在一起開會，需要很多時間，當時工作很緊張，而這問題又急需交代。沙德喜和陳竣起一商量，便決定趕緊抽個中午休息時間，先各自開個檢討會。

沙德喜在自己車道工人的檢討會上說：“同志們！我今天向大家作檢討。前幾天，我們和三道工人搶材料的事，主要是怨我

不好，我光看到了二道工作，沒想到整個工作……”沒等沙德喜說完，好多工人就搶着發言：

“不！也怨我們。我們也有光顧自己的思想。”

原來，兩次搶材料的事件發生後，工人們在下邊也都議論這件事。沙德喜繼續說：

“大夥都知道，增產節約爲的是使國家快快工業化，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去。光我們一條車道做好能頂啥？再說，光想自己好，也實在好不了，以後可不能再這樣了。”

沙德喜說完之後，許多工人都說：“對呀！以後改正。”只有梁萬富等幾個楞小伙子，還有一點意見。梁萬富站起來問道：

“以後不搶我倒贊成。不過要是光我們改，三道不改，以後材料來了都叫他們拿去了怎麼辦？”

沙德喜正要起來解釋，坐在梁萬富旁邊的老工人朱庭畢却搶着站起來，對着梁萬富說：

“你怎麼還不開竅？他們要搶，我們不會給他們提意見嗎？工人階級嘛，前途目標是一個，有什麼不好商量的？再說，我們會開會改毛病，人家就不會開會改毛病？”

沙德喜接着說：“對！三道也準備開個這樣的會。”

梁萬富這一聽，才滿意起來：“那還差不離。大家不搶，我也不再搶。以後我自個在工作上加勁總行吧！”全場都笑了起來。

陳竣起在自己車道上開會的情形，大致也這樣。晚上，沙德喜和陳竣起一路走回去，互相談着白天開會的情況，一談就談出了一件“新鮮事”。陳竣起笑着告訴沙德喜：

“工人就是好，一點就通。今天我們三道幹到最後，還缺一個‘脚踏蹬’，我跑去找材料員，梁萬富也在那裏，他說：‘我們那裏還多一個呢！你們先拿去用吧。不過，你可得囑咐你們三道下次別再搶材料啦！’你看看！梁萬富那樣個楞小伙子都通了。要在前幾天，恐怕你去問他要也不行。”

沙德喜自然很高興，但又想一通還不等於一直通到底，今後，還得將這次教訓多提醒提醒。

“完全同意老沙的意見”

當我們十一月初訪問二、三道的時候，二、三兩道的關係已經很好，已成為全廠的模範了。沙德喜和陳竣起，如今是一有問題就在一起商量研究，一有先進經驗就相互傳播推廣。比如有一天，二道工人張連泰創造了一種試樣板的辦法安裝門窗，一天就安上了五扇。沙德喜知道當時三道工人和二道其他工人一天都還只能安三扇，所以特地跑去告訴陳竣起。陳竣起立刻說：“這個辦法好，用熟了還能多安，三道明天也推廣。”這時沙德喜又想到三道在推廣先進經驗上的缺點，便馬上對陳竣起提出來：“老陳！你們推廣先進經驗的宣傳工作做得還差勁，你這次好好搞一搞，把工人都帶動起來。”陳竣起連連點頭。第二天，三道木工中就掀起了“向張連泰學習”的熱潮。不幾天，三道工人王春海在學習張連泰工作方法的基礎上，又進一步改進操作方法，創造了一天安裝九扇門窗和預裝七扇門窗的新紀錄。按着，二道又跟了上去。後來兩個工段的工人在一起經過一番鑽研，最後竟

將安裝門窗的工作提高到每天可安二十一扇(不包括零件安裝)的驚人效率。

現在,二、三道工人們就是在這種互相學習、互相幫助中進行着友誼競賽,月月超額完成着增產節約計劃。十月份兩個工段超額完成了一台“改客”,十一月份又超額完成了一台。十月份三道被評為車間第一,十一月份二道被評為車間第一。

十一月三十日晚上,我們最後一次訪問沙德喜和陳竣起。這時,工廠已開始了總路綫的學習,二、三道工人正學得特別起勁。我們提請他們談一談二、三道這次關係的大轉變和最近學習總路綫的感想時,他們都笑了起來。沙德喜叫陳竣起先說,陳竣起叫沙德喜先說。兩人推了好久,最後還是沙德喜先開了口:

“這次二、三道關係的轉變和學習總路綫,我的感想很多,不過,說起來也很簡單,那就是:要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這條道上,當個走在前面的好黨員,個人英雄主義和本位主義這些壞東西,非扔掉不可。要不,說不定在什麼時候就會栽筋斗,摔壞了自己,也摔壞了工作。”

陳竣起在一旁聽着直點頭。最後,我們又問他有什麼感想,他說:

“沒啥了,我完全同意老沙的意見。”

(原名“在前進的道路上”,載一九五三年
十二月二十二日“東北日報”,略有修改)